

悬河

于子寒

当银白色金属液铺满椭圆形模具时,我知道,我即将开始一段别样人生。

外祖父喘着粗气,喉咙里发出憋闷的丝丝声,像拉动的风箱,又像吐着信子的眼镜蛇。他盯着我,浑浊的眼睛闪着晶亮的光。

“看看吧!”我昂起头,祖父仍在弯腰拉动风箱,我的头刚好抵达他下巴的位置。

他嗫嚅着,“可是……”

我不再看他,径直走出地下室,一直朝河的方向走去,散落在杂草丛中的紫花地丁在欢快地舞蹈。乌云集会般地堆积着,西边天空像泼了墨一样。宝蓝色的河水在墨色乌云的背底上自西向东流着,傍晚,落日抚照水面,粼粼波光映着无数颗夕阳。

没有人到过那条河——那条悬在天上的河。

我梦里去过。

我总要仰头才能看清它,有人同我低语:头扬起些,就快看见河身了。当然,这梦不能同人讲,对外祖父也不能。

拥有了秘密,才成熟得像个大人。

当我宣布铸造铂币时,外祖父一度认为我疯了,可最后他还是帮我拉动风箱。大多时光我们都在地下室的冶炼屋里度过。干活时,我非常专注,这对外祖父来说是好事,我终于不再纠缠那些令他头痛的问题了。

河下,人越聚越多,露天舞台上的彩色灯带渐次闪亮。夜场表演马上开始了,据说今天异人表演队将摆出大阵势。表演嘛,总有夸张成分——不出意外,你将看到一群脱去手

套的异人倒立在舞台中央,表情夸张地进行吟唱。

观众穿着清凉,手上戴着各色手套,我则躲在人群后面。

演出开始了。

数百名异人列队立在舞台中央,裸露手掌支撑地面,双脚朝天,腿部紧绷。音乐轻缓,悠扬的曲调从异人们的嘴里发出,一声推着一声往前赶,似乎要传到悬在天上的河面。异人的表演很动情,泪水落下,打湿了舞台的木质地板。

我总觉得异人表演队里有双眼睛盯着我,对视过去,那双眼睛旋即消失。

表演仍在继续,我默默转身离开。

大人们都说异人和我们不是同类,但我心里觉得差别不大。我不知道异人哪里来的勇气脱掉手套。这个世界里,脱去手套后,手只能用于行走,除了载歌载舞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。人们习惯于在异人表演后流露同情,我总觉得在彼此眼里,我们都是可怜人。

我曾问祖父,“手碰到地面会怎样?”

他立马警觉起来,“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?”

“异人眼里,我们也是异人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!”

“那条河,在异人的下方,却总是悬在我们头顶。”

在清脆的巴掌声中,我们停上了对谈。

外祖父此后小心翼翼地给我赔不是,但好一阵子,我都没再同他说话,直到我们一起炼制铂币。

铂币是上天的恩赐,首领这么说,他牢牢地掌控铂币分配权。人们辛苦劳作,不过是为了多拿到一些铂币罢了。铂币是上天的恩赐。

“梦里有人告诉我可以炼制。”

虽然外祖父嘴上不再说什么,显然他更加注意我晚上的动静。

我梦里去过那条神秘的河,还遇见过用奇怪眼光盯着我的异人。

吉米被带走的当晚,我又做了奇怪的梦:我在异人表演队里看见吉米,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说。吉米是我的好朋友,他听我讲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很平静,这让我心安。我们也会玩危险的游戏,互换手套也是其中之一。

吉米被抓的那个下午,他本来要告诉我一个秘密。可他只开了头便被匆忙赶来的外祖父打断了。

外祖父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,有人梦游去了异人地界。要知道,同异人来往,与脱掉手套无异。

吉米被带走了。

据说,警察通过手套留下的印记确定他去了异人区。吉米被带走之后,外祖父不再允许我出门。想到吉米,想到那些可怕的梦,我的心情变得很糟。

既然不能出门,待在地下室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秋天到来的时候,我和

外祖父捧着一堆铂币出现在首领面前,他的脸色难看极了,也许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铂币。

毫无疑问,首领的位置不再属于他了。我和外祖父住进宫殿,外祖父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很多。

我们始终不敢告诉别人,铂币是炼制出来的。

“爸爸,妈妈!”

我从噩梦中惊醒,看着外祖父用手拉着我的胳膊,我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没戴手套。

秋天已过,冬天来了。今年雪特别大,从初一一直下到正月十五。期间,异人表演仍在继续,但我已经很久不看了。外祖父衰老得很快,语言和记忆都离他而去,夜晚,他把我的手套抱在怀里,不然他无法睡去。

我当然还会时常想起吉米——我童年里的最好的朋友。

一个明媚的冬日清晨,外祖父拉着我的手,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。

接下去的事情,我完全没有准备。

外祖父双手着地,飞快地离开宫殿,我也学着他的姿势飞奔。当我倒立时,身体无比轻盈。

身后,一群人呼喊着追逐我们。

我和外祖父越跑越远,却离那条悬在空中的宝蓝色的河面越来越远。

河面的倒影中是一群异人表演队,隐约中,我看到了吉米那张稚嫩的脸,还有盯着我的异人的眼睛。

我问外祖父,爸爸妈妈进入异人表演队之后,怎么从来不来看我。

顾不上了。外祖父看了看脚下的悬河说。

当我的手触摸地面时,悬河一直在我脚下。

一次,人们想了一个简单有效而有残酷的办法,在台风之前,先将梧桐树砍头,巨大的树冠,被电锯锯断。台风来了,穿杭而过,自然也没放过人民路上的梧桐树,它记得它们呢。不过,当台风洞穿这条路时,台风惊讶了,失望了,它看见人民路上的梧桐树们,都成了无头树,只剩下粗大的树干,迎风而立。台风过后,我走在人民路上,夏日的骄阳,直直地倾泻而下,晒得人头皮冒油,抬头看到光秃秃的梧桐树,已冒出嫩芽。

我们小区门口,有一棵树龄上百年的香樟树,树冠如华盖,每次回家,远远看到它,就知道那是我们的小区,就像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村口那棵巨大的老槐树,也是我们村的标识一样。小区里的孩子,都喜欢在香樟树下玩耍,年长的人则在树下纳凉闲聊。后来道路拓展,这棵香樟树不得不移植到小区里。香樟树的树冠,整个被锯掉了。它被移植到了小区的一个角落,幸运的是,它活过来了,在第二年的春天,如期冒出嫩芽。三年多过去了,它的树冠,还没有它的邻居,那棵桂花树大。每次在小区散步,看到它,就像看到我乡下老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一样。

我期待它再次华盖如阴,庇护我们这些住在它身边的人们。

树冠所经历的风雨

孙道荣

树冠是树的脸。

我们看一个人,先看他的脸。看一棵树,也是先看它的脸。远远地你看见一棵树,看见的实则是它的树冠,如华盖,如天蓬,郁郁葱葱在天地间。走近了,我们再端详它的干,它的枝,它的叶。

我们直视一个人,往往是盯着他的眼睛。看树也一样。树有眼睛吗?有。如果它开花,花就是它的眼睛;如果它结果,果就是它的眼睛;若它既不开花,也不挂果,那么,叶子就是它的眼睛。一棵树有多少片叶子,就有多少只眼睛。每一只眼睛都绿油油,水汪汪。这么多眼睛,树看世界不散光吗?树看从树下走过的我们,不凌乱吗?树能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切,不散光,不凌乱。

树冠这张脸,也与我们人脸一样,饱经沧桑。

风每天抽打它。微风吹拂它,如爱人的小手;大风撕扯它,如失恋人的拳掌;狂风蹂躏它,如暴躁暴怒的情敌。树让我们看见风的存在。风就潜伏在树的四周,随时兴风作浪。树冠不怕风,若一直无风,树会寂寞。岂止不怕,树大了,还招风呢。它派出最边缘的一片树叶,向风招手,你放马过来啊。风就过来了,猎猎作响。风来的时候,你看到的树叶,就像鼓掌的手,一片拍着另一片,热烈,无序,乱作一团,

响作一团。大风之后,你看到满地的落叶,那都是风的战利品。树冠变得疏朗了,露出了它黑黢黢的小枝,像一张老脸上密布的皱纹。树不惧,不在乎,它能很快长出更多的小叶,迎接八方来风。

雨也抽打它。雨是树冠喜欢的客人,总是带着礼物来,给树以滋润。但雨是个坏性子,想来就来,说走就走,常做不速之客。有时候是毛毛雨,温顺得不得了;有时候又借着风的威,“噼里啪啦”地打树冠的脸。树冠由着它,且在雨过之后,还在每一片叶子上,都留下一两滴雨,不时漏下一两滴来,表达对雨的念想。

你看看,一张树冠,经风吹,历日晒,遭雨淋,可不沧桑吗?

但这并非树冠的一生,所历经的所有苦难。

我在新西兰的西海岸,看到一片树林,所有的树冠,都是倒向东北侧的,远远看去,如一群埋伏待冲锋的士兵。以我的常识,一棵树的树冠,南侧向阳的枝叶应该更茂盛,何以这片树林,树叶反而都集中在东

北侧?当地的朋友告诉我,这里常年只刮西南风,没有东风,没有北风,也没有东北、东南、西北风。风从大海而来,呼呼地爬上岸,向东北狂奔,一路之上,所遇之物,无不向东北而卧,以躲避风的锋芒。如我们逆风倒着行走,做出弓状。大风之后,旗帜回到了原来的位置,行人站直了身姿,而那些一次次被大风碾压的树冠,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,每次它们刚想站直了,紧随而至的西南风,又将它们的头颅,扳向东北,连回望一眼,都成为奢望。

树冠并不惧风,即使风一次试图折断它,甚至连根拔起它。但种树的人,替他担着心。我所在的杭州,每年夏季,都会经历一两次台风,每次有台风要过境,人们都如临大敌,门窗紧闭,招牌摘下,很多树都支起了钢管,但人民路上的几百棵梧桐树,成了人们焦虑焦点,上一次台风,就有几棵梧桐树,不是被折断了树枝,就是被连根拔起,东倒西歪。台风的前哨小弟,已经将巨大的梧桐树冠,摇得稀里哗啦响。这